

私立
廈門

同文中學

高中中國文選

第一冊

下冊

PDF

甲子秋，皇帝避暑塞外。有人衣短後，無冠，踞伏道旁，大呼萬歲。上聞，止輦問之。對曰：『條奏時務十二事。』上覽其奏，而未半也。問：『若何人？』對曰：『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。』上怒曰：『是而所宜言邪？』奴敢爾，奴敢爾！杖而流諸關外。

監行伍伯路問曰：『若何爲者？』朝中人林立，少若言耶？爲人奴，良苦；然猶愈於死。今烏喇得流人，繩繫頸，獸畜之，死則裸而棄諸野。且官人直言作忠臣，死卽揚大名耳。若卽死，後世誰知者？而乃若是？

奴仰天歎曰：『此而公所以欲死也！吾爲人奴，雖勞苦，不廢書。見今世務宜言甚多，意頗望臺省；或此月不言，必他月也。久之，無聞焉。又謂今年不言，或明年，至明年，復然。自今以往，不可復待，故迫而爲此。吾常恐未獲死所，今若此，卽魂魄不愧。』

創甚，不能行，未出關而沒。伍伯還京師，告人如此。

馮子聞之流涕曰：『嗟乎！奴人者不言，迺爲人奴者言邪？且皇帝仁聖，固能虛己納

諫者；特不欲以一奴辱朝廷，輕當世士，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。是奴，奴其身而儒其行，真奇奴也已！



瘞旅文

王守仁

維正德四年，秋月三日，有吏目云自京來者，不知其名氏，攜一子一僕，將之任，過龍場，投宿土苗家。予從籬落閒望見之，陰雨昏黑，欲就問訊，北來事不果。明早，遣人覘之，已行矣。薄午，有人自蜈蚣坡來，云：『一老人死坡下，傍兩人哭之哀。』予曰：『此必吏目死矣，傷哉！』薄暮，復有人來云：『坡下死者二人，傍一人哭。』詢其狀，則其子又死矣。明日，復有人來云：『見坡下積尸三焉。』則其僕又死焉。嗚呼，傷哉！念其暴骨無主，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。二童子有難色然。予曰：『噫！吾與爾猶彼也。』二童閔然涕下，請往。就其傍山麓，爲三坎埋之。又以隻雞飯三盂，吁嗟涕洟而告之曰：

嗚呼傷哉！緊何人，緊何人？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。吾與爾皆中土之產，吾不知爾郡邑。爾烏乎來爲茲山之鬼乎？古者重去其鄉，遊宦不踰千里。吾以竄逐而來此，宜也；爾亦何辜乎？聞爾官吏目耳，俸不能五斗，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。胡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？又不足，而益以爾子與僕乎？嗚呼傷哉！爾誠戀茲五斗而來，則宜欣然就道；胡爲乎吾昨望見爾容，蹙然蓋不勝其憂者？夫衝冒霜露，扳援崖壁，行萬峯之頂，飢渴勞頓，

筋骨疲備，而又瘡瘍侵其外，憂鬱攻其中，其能以無死乎？吾固知爾之必死，然不謂若是其速；又不謂爾子爾僕，亦遽然奄忽也！皆爾自取，謂之何哉？

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耳，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。嗚呼傷哉！縱不爾瘞，幽崖之狐成羣，陰壑之虺如車輪，亦必能葬爾於腹，不致久暴爾。爾既已無知，然吾何能爲心乎？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，三年矣。歷瘴毒而苟能自全，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。今悲傷若此，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，吾不宜復爲爾悲矣。吾爲爾歌，爾聽之。歌曰：

連峯際天兮，飛鳥不通；遊子懷鄉兮，莫知西東。莫知西東兮，維天則同；異域殊方兮，環海之中。達觀隨寓兮，莫必予宮。魂兮魂兮，無悲以恫。

又歌以慰之曰：

與爾皆鄉土之離兮；蠻之人，言語不相知兮，性命不可期。吾苟死於茲兮，率爾子僕，來從予兮。吾與爾邀以嬉兮，駢紫彪而乘文螭兮，登望故鄉而嘯唏兮。吾苟獲生歸兮，爾子爾僕尙爾隨兮。道傍之冢累累兮，多中土之流離兮，相與呼嘯而徘徊兮。餐風飲露，無爾飢兮；朝友麋鹿，暮猿與栖兮。爾安爾居兮，無爲屬於茲墟兮！

別賦

江淹

黯然銷魂者，唯別而已矣！况秦吳兮絕國，復燕宋兮千里；或春苔兮始生，乍秋風兮
 颺起；

是以行子腸斷，百感悽惻。風蕭蕭而異響，雲漫漫而奇色。舟凝滯於水濱，車逶遲於
 山側；櫂容與而詎前，馬寒鳴而不息。掩金觴而誰御，橫玉柱而霑軾。

居人愁臥，恍若有亡！日下壁而沈彩，月上軒而飛光。見紅蘭之受露，望青楸之離霜。
 巡曾楹而空揜，撫錦幕而虛涼。知離夢之躑躅，意別魂之飛揚。

故別雖一緒，事乃萬族：

至若龍馬銀鞍，朱軒繡軸；帳飲東都，送客金谷。琴羽張兮簫鼓陳，燕趙歌兮傷美人；
 珠與玉兮艷暮秋，羅與綺兮嬌上春。驚駟馬之仰秣，聳淵魚之赤鱗。造分手而銜涕，感寂
 寞而傷神。

乃有劍客慚恩，少年報士；韓國趙廁，吳宮燕市。割慈忍愛，離邦去里。瀝泣共訣，拔血

相視。驅征馬而不顧，見行塵之時起。方銜感於一劍，非買價於泉裏。金石震而色變，骨肉悲而心死。

或乃邊郡未和，負羽從軍；遼水無極，鴈山參雲。閨中風暖，陌上草薰。日出天而曜景，露下地而騰文。鏡朱塵之照爛，襲青氣之烟煴。攀桃李兮不忍別，送愛子兮霑羅裙。

至如一去絕國，詎相見期；視喬木兮故里，決北梁兮永辭。左右兮魂動，親賓兮淚滋。可班荆兮贈恨，惟樽酒兮敘悲。值秋鴈兮飛日，當白露兮下時。怨復怨兮遠山曲，去復去兮長河湄。

又若君居淄右，妾家河陽，同瓊珮之晨照，共金爐之夕香。君結綬兮千里，惜瑤草之徒芳。慚幽閨之琴瑟，晦高臺之流黃。春宮闕此青苔色，秋帳含茲明月光。夏簟清兮晝不暮，冬釭凝兮夜何長！織錦曲兮泣已盡，迴文詩兮影獨傷。

儻有華陰上士，服食還仙；術既妙而猶學，道已寂而未傳；守丹竈而不顧，鍊金鼎而方堅。駕鶴上漢，驂鸞騰天；暫遊萬里，少別千年。惟世間兮重別，謝主人兮依然。

下有芍藥之詩，佳人之歌；桑中衛女，上宮陳娥。春草碧色，春水淥波。送君南浦，傷如

之何

至乃秋露如珠，秋月如珪，明月白露，光陰往來，與子之別，思心徘徊。

是以別方不定，別理千名，有別必怨，有怨必盈。使人意奪神駭，心折骨驚。雖淵雲之墨妙，嚴樂之筆精，金閨之諸彥，蘭臺之羣英，賦有淩雲之稱，辯有雕龍之聲，誰能摹習離之狀，寫永訣之情者乎？

別

賦 (五)

三

別范安成詩一首

沈約

生平少年日，分手易前期。及爾同衰暮，非復別離時。
勿言一樽酒，明日難重持。夢中不識路，何以慰相思？

柏林之圍 (Le Siege de Berlin)

法國都德著
胡適譯

余等與衛醫士過凱旋門大街，徘徊於鎗彈所穿之頽垣破壁間，憑弔巴黎被圍時之往迹。余等行近拿破侖帝凱旋門，衛醫士忽不進，而指凱旋門附近諸屋之一，謂余等曰：『君等見彼嚴扃之四窗乎？去年八月初旬，巴黎消息已惡矣。當此危急之時，余忽被招至彼屋，診視一神經顛狂之症。病者朱屋大佐，嘗爲拿破侖部下軍官，老矣，而餘勇未衰，愛國之心尤熱。當普法之戰之始，大佐自鄉間來，僦居此屋，以屋有樓可望見凱旋門也。君等知彼僦屋之意乎？傷哉此老！其意蓋欲俟法人大勝後，可憑闌下觀法軍凱旋之盛儀也。一日晨餐已將起，忽得維生堡之敗耗，（註一）遂倒於座，若受椎擊。余往診視時，大佐手足僵直，幾疑已死。其人頹長，軀幹偉大，齒佳，白髮鬢然，八十歲矣，貌乃類六十以下。其孫女，好女子也，跪其側而泣，哀傷動人。此女之祖若父皆軍人，父隨麥馬洪大將軍出征，今對茲僵臥之老人，遙念軍中老父，宜其哀也。余竭力慰藉之，然殊少希望。病者所患爲半邊風痺。八十老人當之，罕能免於死者。大佐一臥三日，不省人事，而雷舒賀墳之

消息至矣。(註二)君等皆知此消息之初至；人皆以爲我軍大捷，普軍死者二萬，普皇子爲俘。此大捷之來，全國歡聲雷動，而此鼓舞之歡聲，乃能起此風痺老人之沈疴。余第三日往視時，大佐目已能視，舌已能動，喃喃語曰：「大……捷！大……捷！」余亦和之曰：「誠大捷也。」因語以道路所傳此役死傷俘虜之數，大佐聞之，貌益揚，目益張。及予退出，遇其孫女於戶外，容色若死灰。余執其手，語之曰：「勿再哭。若祖父有起色矣。」女乃語予以雷舒賀墳之確耗，麥馬洪力竭退走，我軍大敗矣。余與女相對無語。女蓋念其父，余則但念其祖。若老人聞此敗耗，必死無疑。然則奈何？將聽其沈湎於此起死神丹之中耶？是誰之也。女含淚曰：「決矣。余非誰老人不可。」語已，收淚強笑，入侍其祖。余與女之給老人也，初尙易易，以老人病中易欺也。及老人病日瘥，則吾二人之事日益不易。老人之望消息甚殷，我軍進兵之一舉一動，老人皆欲知之。故女日必坐牀頭，讀其假造之軍中新聞，手持普魯土地圖，筆畫我軍進取之道。巴遜大將軍趣柏林也，滑煞大將軍進巴維亞也，麥馬洪大將軍佔領巴羅的海上諸省也。女不曉軍事，每乞助於余。余亦未親疆場，但盡吾力告之。餘則老人親助之。老人嘗隨拿破侖皇帝數次征服德意志，故知其地

理甚詳余與女所假造，不如老人之精警合軍事方略也。老人每以小針指地圖，大呼云：「汝乃不知我軍所志何在耶？彼等已至此，將向此折而東矣。」其後余與女亦循老人所料告之，謂我軍果至某地。果向某地折而東矣。老人益大喜。

佔地也，戰勝也，追奔逐北也，而老人望捷之心，終不可饜。余每日至老人所，輒聞新捷。余入門，未及開言，女每奔入室告余曰：「我軍取梅陽矣。」余亦和之曰：「然，余今晨已聞之。」有時女自戶外遙告余。老人則大笑曰：「我軍進取矣，進取矣。七日之內，可抵柏林矣！」

余與女皆知普軍日迫，且近巴黎。余與女議，令老人去巴黎，顧終不敢發。蓋一出巴黎，則道上所見，皆足令老人生疑。且老人病體猶弱，一聞確耗，病或轉劇，故終留巴黎。

巴黎被圍之第一日，余至老人所，道上但見深閉之門，城下微聞守禦之聲，余心酸楚不已。既至，老人顏色甚喜，謂余曰：「城已被圍矣！」余大駭。問曰：「大佐已知之耶？」女在側，急答曰：「然，此大好消息。柏林城已被圍矣。」女語時，手弄針線不輟，若無事然。嗟夫，老人又何從而生疑耶？老人病後重聽，不能聞城外砲聲，又不得見門外慘淡之巴

黎老人臥處所可望見者。僅有凱旋門之一角。而室中陳列，無非第一帝國（註三）之遺物，往烈之餘澤也。壁上則名將鬚眉，戰場風景，羅馬王櫛櫛之圖也。（註四）架上則奪歸之旗幟，表勳之金牌也。又有聖希列拿島（註五）之崖石，玻盒盛之。又有美人之像，髻髮盛服，衣黃色之裙，羊腿之袖，半尺之帶，令人想見拿破崙帝朝之妝束焉。傷哉，此拿破崙大帝之大佐！凡此諸物，其足以欺此老人，勝吾輩之妄語多矣。老人畢生居此往烈之天地之中，此往烈之天地，乃日使老人夢想柏林之捷矣。

自圍城之日始，軍事進行日事簡易。柏林之陷，指顧間事耳！老人時或不適，則女必假爲其父軍中來書，就枕邊讀之。其時女父自西丹之敗，已爲普軍俘虜。（註六）女明知其父遠羈敵國，又不得不強作歡欣之詞。書恆不長。然軍中之人，安能瑣瑣作長書？有時女心懷絕，不能復作書，則數十日不作一字。老人盼書心切，余等懼其疑慮，則塞上書又至矣。書中道軍行方略，本屬僞造，多不可解，然老人能曲爲之解。女誦書時，老人靜聽，時點首微笑，閒插一二語，褒貶書中方略。有時老人答書，其言多可稱。老人揚聲口授，而女書之。略云：「吾兒勿忘兒乃法蘭西國民。待勝國之民宜寬大，其人大可憐，勿過摧折之。」

書末諄諄訓以軍人道德，有時亦及政事。議和之前，法人宜作何舉動？老人於此頗無定見，謂宜鄭重出之，但索兵費足矣，勿貪其土地。法人終不能令德意志變作法蘭西也。老人口授書時，聲亮而重，辭意又稿厚懇摯，愛國之心，盎然言外，聞者安能無動？

當是時，圍城方急。嗟夫，吾所言非圍柏林之城也。時巴黎方苦寒，（註七）普人日夜以砲攻城，城中疫癘大起，糧食復乏。余與女百計營謀，老人得無匱乏之慮。雖城破之日，老人猶有鮮肉及白麵包供餐；余與女久不得白麵包矣。老人坐牀上談笑飲食，白巾圍頰下，女坐其側，色如死灰，久不出門故也。女手助老人進食，食已，進杯，老人就女手中飲之。餐已，老人神王，則遙望窗外冬景，雪飛打窗，老人時時念及朔方寒天，則數數爲余等道莫斯科敗歸時，（註八）軍中絕糧，但食冷餅馬肉耳。老人曰：「小女子，若安知馬肉之味耶？」

嗟夫，老人誤矣。兩月以來，女安所得肉，但有馬肉耳。

老人病日有起色，前此麻木之官能，今皆漸復，余等欺誑之計，日益不易。一日，老人忽聞梅鹿門外之砲聲，遽側耳聽之。余等不得已，給以巴遜大將軍已破柏林門外砲聲，

駐六 九月二日，法帝大敗，明日舉軍解甲爲虜，降者九萬人，大將三十二人。

駐七 巴黎之圍，始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一日，至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始陷。

駐八 拿破帝征俄大敗而歸。

駐九 耶拉德國地名。

駐十 許伯德國大樂家，名聞世界。

「柏林」之圍者，巴黎之圍也。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之戰，法人屢戰皆敗。西丹之役，法帝全軍解甲。巴黎開報，遂宣告民主，誓以死守。普軍圍巴黎，凡四閱月始陷。此篇寫圍城中事，而處處追敘拿破崙大帝盛時威烈，盛衰對照，以慰新敗之法人，而重勵其愛國之心。其辭哀婉，令人不忍卒讀。

此篇與都德之「最後一課」(La Dernière Classe) 皆敘普法之戰。二篇皆不朽之作，法重無不習之。重譯外國文字亦不知凡幾。余二年前曾譯「最後一課」。今德法又開戰矣。勝負之數，尙未可逆料。巴黎之圍歟？柏林之圍歟？吾譯此篇，有以也夫。民國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記於美洲旅次。

我冒了嚴寒，回到相隔二千餘里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。

時候既然是深冬；漸近故鄉時，天氣又陰晦了，冷風吹進船艙中，鳴鳴的響，從篷隙向外一望，蒼黃的天底下，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，沒有一些活氣。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。

阿！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？

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。我的故鄉好得多了。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，說出他的佳處來，卻又沒有影像，沒有言辭了。彷彿也就如此。於是我自己解釋說：故鄉本也如此，——雖然沒有進步，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，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，因為我這次回鄉，本沒有什麼好心緒。

我這次是專爲了別他而來的。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，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，交屋的期限，只在今年，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，永別了熟識的老屋，而且遠離了

熟識的故鄉，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。

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。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，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。幾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，所以很寂靜。我到了自家的房外，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，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姪兒宏兒。

我的母親很高興，但也藏着許多淒涼的神情，教我坐下，歇息，喝茶，且不談搬家的事。宏兒沒有見過我，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。

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。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，又買了幾件家具，此外須將家裏所有的本器賣去，再去增添。母親也說好，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，木器不便搬運的，也小半賣去了，只是收不起錢來。

『你休息一兩天，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，我們便可以走了。』母親說。

『是的。』

『還有閨士，他每到我家來時，總問起你，很想見你一回面。我已經將你到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，他也許就要來了。』